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駱仲和神色微動過：「金大俠說對古玩是外行，原來祇是謙虛之詞，居然還能認出這雙價值連城的白璧！」

金蒲孤笑道：

「在下對古玩的确是外行，不過對於這雙玉璧都不太陌生，因為先父母寄居在維吾兩人的部落中時，曾經救治過酋長的性命，那酋長就以此一對玉璧為贈，先父母遁居荒漠，要此奇珍無用，乃婉言拒絕了，先父母死後，那酋長感念舊恩，又將此一對玉璧著人送天山，原是為轉贈給在下的，誰知走到半路上，都被一個漢人搶走了，而且還將那個送璧的人殺死，這事一直是個疑案，那個送璧的人是被一枝長箭射傷的，他當時並未身死，一直等到說出劫璧者的形貌後才告死去……」

駱仲和臉色微變道：「金大俠難道認為是敵人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在下並未懷疑先生，而且那人所述動璧者的形貌，與先生大不相同，倒是與被在下殺死的人屠潘元甲有點相像！」

駱仲和一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！潘元甲……」

金蒲孤笑問道：「駱先生莫非準備說是從潘元甲手中將玉璧收購來的！」

駱仰和還來不及說話。

駱洛仙已叫起來道：「爹！那對玉璧不是駱強從外面買回來的嗎？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小姐這一說就更接近事實了，小姐也許沒有見過潘元甲，但是這位駱大管家倒是與潘元甲的體形外貌差不多。」

駱強大叫道：「姓金的！你不要血口噴人，那對玉璧是老子從潘元甲手中買來的！」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潘元甲是綠林目寇，他既然出手劫奪玉璧，自然知道他們的價值幾許，請問貴管家出了多大的價錢才在他手中買到這對玉璧？」

駱強一時無法回答。金蒲孤又道：「潘元甲雖是個殺人越貨的大盜，可是他的活動範圍僅在大江南北，絕不會遠征到沙漠去，而且潘元甲殺人的凶器是一柄大砍刀，而出手搶奪玉璧的人則是使的強弓長箭。」

駱強吃吃地道：「安知不是他故意嫁禍……」

金蒲孤大笑道：「台端越說馬腳越漏，潘元甲外號稱為人屠，自然敢作敢為，犯不著冒名行動，再說台端在江湖上從未露臉，他就是有意嫁禍，也栽不到閣下身上去！」

駱平惱羞成怒，厲聲大叫道：「老大！你難道眼看著這小子在這兒張牙舞爪，信口雌黃嗎？」

招魂

倪匡

我更皺了皺眉：這件白袍，我好像曾在什麼地方看到過，十分眼熟！

齊白把白袍湊近了一看，忙道：「你來看！」

我走過去一看，看到衣邊上，織著一行小字：「第三弱智療養院」和醫院所在的地點，和一行較大的字：「此類病人純屬先天性癡呆症患者，全無思考能力，若發現此類病人，請立即和醫院方面聯絡，電話」

我感到極其興奮，因為這一個發現，使我的推測，向事實推進了極大的一步。

這個人，本來就是一個完全沒有智力的人，絕不是什麼建文帝！

可是，也使我呆了半晌，因為那所醫院，正在我居住的城市，和這裡，用最快捷的方法，也有四天途程，我絕認為「建文帝」會有什麼有效的旅遊證件，那麼他是怎麼來到這裡的？

我想了一想，就有了答案：「和那個醫院聯絡！如果這人一直是那醫院的病人，醫院方面，一定可以提出確鑿的證據，證明那是他們醫院中逃出來的病人，那麼，不必經過太複雜的手續，就可以把他領回去了。」

我把意思和齊白說了，齊白猶豫了一下：「看來也祇有這個辦法了，事實上，這個人才是真正的寶，他一個腦子和秘史！」

我悶哼一聲：「你要研究他，可以向醫院借他出來研究，祇怕他不能提供你什麼！」

齊白笑：「我當然不會放過他，我們快到有電話可打的地方去，和那醫院聯絡。」

看看天色已黑，我又知道自己再來這裡的機會絕不會多，又捨不得那柄寶劍，所以提議逗留一夜再走。齊白自然沒有意見。

當晚，在月色下，我舞弄、撫摸、輕彈那柄寶劍，直到天亮。在月色下，在寒夜中，那柄寶劍的劍身，閃著令人心悸的光彩，可是看久了，卻又可以感到在冰冷的寒光中，自有它深藏著的、不輕易顯露的熱情，就像是一個表面十分冷漠的人，而內心有著火辣的感情。

天亮之後，我才還劍入鞘，歎了一口氣，把劍掛在書房的牆上，我很有點埋怨自己沒有把這種無主之物據為己有的習慣。

當我們離開的時候，齊白看出我的情緒不是很好，他提議：「你惦記著那口劍？這樣，算是我拿了，轉送給你，這總可以了吧！」

我歎了一聲：「人可以騙別人，但絕不能騙自己！」

齊白作了一個鬼臉，拍了拍他身上的那個皮兜。

皮兜並不大，看來祇像是放了三磅重的蛋糕，可是我知道，那是他弄開了建文帝的靈拒之後多出來的，裡面自然全是殉葬的物品。他也並不掩飾：「我大有收穫，噫，一年之後，這所巨宅，可以成為一座絕佳的博物館，但祇怕管理不善，裡面的定物，一樣會被人偷盜出來！」

(七十九)

呂子奇本來也覺得金蒲孤說話太沒有分寸，聽見駱強的話後，倒是深信此事不虛了，乃冷笑一聲道：「貴管家把主人稱呼為老大，的確是有點強盜口吻……」

駱仲和的臉色一變。

駱洛仙已失聲叫道：「爹！那麼這是真的了……」

駱仲和怒聲道：「什麼真的假的，難道你也相信我會做強盜？」

駱洛仙叫道：「您自己不做強盜，駱強他們卻無以自明，每次他們從外面帶回許多值錢的東西，您都說是化錢買的，我就感到懷疑，我們家中並沒有開著金山銀礦，又沒有財產生利，那裡來的這麼多財富……」駱仲和怒喝道：「畜生！我為你們積下數世享用不盡的家產，而你反而懷疑我是強盜！」

駱洛仙道：「不做強盜，這些財產是那裡來的？」

駱仲和被問住了，一時不知如何回答。金蒲孤笑嘻嘻地道：「是啊！府上不事生產，不圖營利而金玉滿堂，珍寶盈庫，祇怕先生不容易找個理由向令媛解釋！」

駱仲和怒哼一聲道：「洛仙！假如你還想嫁給這個傢伙，就叫他別再說這種話！」駱洛仙怔了一怔，金蒲孤卻傲然一笑道：「府上這般清高門弟，在下高攀不上！」

駱洛仙臉色一變叫道：「爹！您坑死人了，我現在連見人都抬不起頭來，還講什麼其它的話……」駱仲和冷笑一聲道：「那很好！這是你自己願意放棄的，可別再說我逼你，姓金的認為我們是盜泉之家不屑於要你，我還真不願意你嫁給他呢？」

(一五四)



崔幼晴笑了。俞宇堂就是那張嘴厲害，不但吹噓功力一流，簡直可以把死的說成活的，難怪理財的業績呱呱叫。

「宇堂，我好累哦，每次爬完這六層樓，我的腿就好酸。」曾瑪俐撒嬌似的抱怨。

「乖，等下我幫你按摩，還是我我背妳上樓？」俞宇堂安撫女友的情緒。

「厚！你們好惡哦，要甜言蜜語，以後有的是機會。」崔幼晴故意吐槽。

「不服氣，妳快去找一個呀！」曾瑪俐反唇相稽。

「就知道我沒人要，還要我去找一個。」崔幼晴不平的嘀咕。

來到頂樓，俞宇堂拿出鑰匙打開鐵門。

入眼的是一大片開滿白色小花的茉莉花叢，正散發著淡淡芳香。

由於是頂樓加蓋，所以陽台的地方特別寬敞，除了茉莉花，還有一些蔓藤類的綠色植物，以及一張小圓桌及四張涼椅。

「哇！」崔幼晴忍不住又哇了一聲。她好喜歡這裡，尤其從陽台看出去，碧潭橋的美景盡收眼底。

接著俞宇堂拉開陽台的玻璃門，小小的客廳裡已經坐了兩個男人。

俞宇堂要出門接人前，已經對室友們說過他要帶人回來看房子，要他們無論如何都要在場，可別壞了他和女友相守的美夢。

「我來替你們介紹。」俞宇堂說。

「學長！」

「晴晴！」

崔幼晴和孟虎同時喊了出聲。

「怎麼？你們認識？」俞宇堂很好奇的問。

崔幼晴有點傻掉，心想：要不就四年沒見到他，要不就這麼連連見到他，幸好她心臟夠強，否則鐵定會被這樣的巧合嚇到昏倒。

「她是登山社的學妹，我們一起爬過好多大山。」還是孟虎鎮定。「沒想

到瑪俐的同學是晴晴。」他忍不住嘴角微揚。世界說大很大，說小卻又是如此的小。他竟然又見到她了！讓他忍不住慨歎緣分的奇妙。

俞宇堂早就把來龍去脈告訴他，祇是，他沒想到的是，那個找工作找了三個月的人會是崔幼晴。

「原來你們認識，那真是太棒了，就不用我多費唇舌介紹。」俞宇堂說。崔幼晴還沒找回自己的聲音。下午才跟孟學長通過電話，拒絕了他給的工作機會，而他也才剛祝她工作順利，沒想到晚上又遇見了。

站在孟虎身邊的是身材高大壯碩魁梧的王光陽，祇見他的大餅臉上有著不協調的醜態。

「妳認識阿虎，我怎麼不知道？」曾瑪俐一副逼供的嘴臉。

「誰讓妳懶得動，從來不跟我一起去爬山。」崔幼晴說。

「對了，他是王光陽，就是光陽機車的光陽。」俞宇堂把王光陽拉到崔幼晴面前。

「別看他塊頭長這麼大，他可是小生怕羞，看到女孩子會臉紅的，所以晴晴，妳千萬要高抬貴手，別嚇到我們家的光陽。」

「喂！你怎麼這麼說？！」王光陽瞪了俞宇堂一眼。崔幼晴一看見王光陽扭捏的樣子，終於從見到孟虎的緊張中回過神來。

「別把我當女孩子。」崔幼晴豪氣萬千的拍了下胸口。「兄弟我會好好照顧你的。」一下就拉近了與王光陽的距離。

(十一)

可是如果當初他們沒有登報找我，或者就算他們登報找我，祇要我拒絕回來，是不是這種事就會發生了呢？

這一點我必須仔細想一想。

往壞的地方想，這兩個連環殺人事件，有可能是以我為中心而設下的圈套，這件事祇不過是整個圈套中的一環，也可能是這件事和我根本沒有關係，兇手別有用意。

田治見家有沒有找到我，我有沒有回來這裡，都和整個事件無關，不論我存不存在，這兩件殺人事件還是會發生。

至於兇手的想法與目的，我一點都不瞭解，不，不僅是我瞭解，對大家來說，這都是個謎。

到底他為何要殺死外公呢？他這麼做也不能保證我一定會離開神戶，要不是美也子去接我，我恐怕不會回來。

自從哥哥被毒殺以來，我還是搞不清楚原因。其實兇手大可以放過哥哥不殺他，他遲早也會死，因為他根本不知道可不可以平安地渡過這個夏天呢！

兇手這麼做祇是讓他死期提早來到而已，有必要為了這一點原因而冒這麼多的危險嗎？

還有一點必須提的是，自從哥哥的死被判定是他殺的同時，身為親屬兼主治醫師的久野表叔就被警方調查得很厲害。現在處境最艱難的，莫過於久野表叔了。

到現在我對哥哥死前的樣子，還是記得很清楚。哥哥咳得很嚴重，要求姑婆們拿藥給他，然後他們其中一位（我不清楚拿藥的人到底是小梅姑婆還是小竹姑婆）從枕邊的盒子裡取出一包藥。

那個時候，她並沒有刻意選擇哪一包藥，祇是從許多藥包之中，拿出最靠近手邊的那包給哥哥吃。

當警方懷疑哥哥是遭人毒死的時候，立即將所有藥包沒收了，但是並沒有發現任何異狀。

因此在那個時候，姑婆是從許多藥包之中，偶然挑中唯一含毒的那包藥。

這些藥包到底是怎麼來的呢？

後來我才知道那是由久野表叔為他準備的藥，藥的配方很古老，現在就算是鄉下的醫生，也已經沒有人調配這種藥了。

但是，哥哥好像很習慣吃這種藥，三餐飯後固定都吃，一次不少。

祇要藥吃完了，他就叫下去幫他拿。

難道問題出在這裡嗎？

剛開始久野表叔一次包一週分的藥，後來他覺得很麻煩，再加上這個藥方不必擔心會變質，所以，他改成一次配一個月的藥。但是，一次給一個月份的藥，感覺上有點不負責任，所以才又改成一次給一週份的藥。

因此，久野表叔的藥局裡，一直預備著許多已經配好要給哥哥的藥包。

照這情形來看，兇手就有兩次調包的機會。

一次是把放在枕邊盒子中的藥包換掉，另一次是在久野表叔的藥局把藥掉包……假如是後者，要調查就不容易了。首先，哥哥和一般的病患相同，疑心病非常重，他的房間除了小梅、小竹姑婆和姐姐之外，其他人根本不准進去，當然，主治醫師久野表叔又另當別論。（四十一）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再看顧耀仙這四首詩，頭一首道：

自信無還期，入關如夢裡。 茫茫十九年，劣節報天子。

其二

故舊半凋謝，重傷去日情。 春風吹白髮，後起盡公卿。

其三

攘攘長安城，家家不掩扉。 黃童與白叟，邀看老臣歸。

其四

單于感忠誠，遠送還鄉縣。 哀哉律與陵，望子若霄漢。

華刺史看罷，讚歎不已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忙忙走下席來，親到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面前，各奉酒一大盅，道：「老夫不知三位乃曠世奇才，險些兒當面錯過百年之約，敬遵命矣。」

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耀仙三人一齊出席，拜謝道：「後學小子，謬蒙稱許東床之選，實愧王郎，但客中若無厚聘，各有微物一種，聊代荆釵。」說罷，三人隨即同到書院中，去取了那三件寶物來到，各人手捧一物，遞與華刺史。華刺史看蔣青巖的，是一面菱花宮鏡；張澄江的，是一枚琥珀鴛鴦鑲；顧耀仙的，是一方碧玉鎖紙，都是罕有之物。華刺史一一記明，分附了一個書僮，去取了一個雕漆方盤來，將那菱花鏡壓了西子採蓮圖，琥珀鴛鴦鑲壓了天台採藥歌，碧玉鎖紙壓了子卿歸漢詩。安排停當，喚出韓香到屏門口，分咐道：「你可將這盤內三件寶物和詩稿送與夫人，教夫人將這菱花鏡和西子採蓮圖詩付與大小姐，琥珀鴛鴦鑲和天台採藥歌付與二小姐，碧玉鎖紙和子卿歸漢詩付與三小姐，要三位小姐各以寶物為題，賦詩一首來回答。」韓香一邊答應，一邊將身子往簾內縮將去。此時三位小姐尚在簾內，因聽得他父親受了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的聘禮，含羞入內去了。華夫人以問韓香進去，祇見三位小姐還坐在中堂哩。韓香望著他姊姐三人恭喜道：「三位小姐，恭喜賀喜，聘禮在此，請三位小姐收起。」這三位小姐都將臉兒背過一邊，低頭不語。華夫人道：「我兒，這是你們終身大事，況那三個才子，也是世間難逢難遇的，配著你姊妹三人，正是郎才女貌，我做娘的和你爹爹都十分快意。我兒，你們快快收了去。」三位小姐祇是不動，華夫人祇得將那三件寶物，照依華刺史的分派，替三個女兒安在袖中，說道：「你父親要你三人各將這寶物賦就一首回答。此乃父命，你們不可違他。」

且你們聰明素著，若不做時，那三人祇當你們不會做。」這三位小姐被華夫人一激，真個回房做詩去了。韓香也隨後跟去，按下不題。（二十九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

子平八字
三元風水

45年
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

經濟
婚姻
健康

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

傳真：314-991-2554

e-mail:slcj@slcjmail.com